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两晋历史演义

(三)

〔民国〕蔡东藩著

目摇摇录

第三十一回	晋王睿称尊嗣统 汉主聪见鬼亡身	员
第三十二回	诛逆登基羊后专宠 乘衅独立石勒称王	员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擒失河朔 王处仲抗表叛江南	员
第三十四回	镇湘中谯王举义 失石头元帝惊心	猿
第三十五回	逆贼横行廷臣受戮 皇灵失驭嗣子承宗	源
第三十六回	扶钱凤即席用谋 遣王含出兵犯顺	源
第三十七回	平大憨群臣进爵 立幼主太后临朝	缘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变 入内廷苏峻纵凶	愿
第三十九回	温峤推诚迎陶侃 毛宝负剑救桓宣	苑
第四十回	梟首逆戡乱成功 宥元舅顾亲屈法	愿
第四十一回	察铃音异僧献技 失军律醉汉遭擒	怨

第四十二回	并前赵石勒称尊 防中山徐遐泣谏	夙缘
第四十三回	背顾命鴆子毀室 凛梦兆狐首归邱	夙源
第四十四回	尽愚孝适貽蜀乱 保遗孤终立代王	夙猿
第四十五回	杀妻孥赵主寡恩 协君臣燕都却敌	夙颶
第四十六回	议北伐蔡谟抗谏 篡西蜀李寿改元	夙颶

第三十一回 晋王睿称尊嗣统 汉主聪见鬼亡身

摇摇却说愍帝凶闻，传至建康，晋王睿斩衰居庐，百官请上尊号，睿尚不许，前会稽内史纪瞻，上书申请，大略说是：

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观古人之成败，今世事举目可知，不为难见。二帝失御，宗庙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载。梓宫未殡，神人无主。陛下膺_惟受图，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来庭，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兆向风，殊俗毕至。若列宿之缩北极，百川之归巨海，而犹欲守匹夫之谦，非所以阐七庙，隆中兴也。但国贼宜诛，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而欲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匡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适时之宜万端，其可纲维大业者，惟理与当。晋祚屯否，理尽于今，促之则得，可以隆中兴之祚，纵之则失，所以资奸寇之权，此所谓理也。陛下身当厄运，纂承帝绪，顾望宗室，谁复与让？当承大位，此所谓当也。四祖廓开宇宙，大业如此，今五都燔_蒸，宗庙无主，刘石窃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臣等区区，尚所不许，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机后时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幸陛下垂察！

瞻一面上书，一面已安排御座，召集百官，力劝晋王睿登

位。睿尚徘徊不进,至瞻等拥他升殿,还令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瞻厉声叱绩道:“帝座上应列星,谁敢妄撤?妄撤即斩!”睿也为动容。瞻即请睿下即位令,慰副民望。睿乃允诺,当有草令官缮就文辞,颁发朝堂,令云:

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今宗庙废绝,亿兆无系,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辞?谨从众请,即日履新,特此令知!

令文甫下,忽由奉朝请周嵩,递入一笺,乃是谏阻登基,与众不同。略言:“古时帝王,义全后取,让成后受,故能享世长久,万载重光。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何不训卒励兵,先雪大耻?待至功德具隆,自然天与人归!”云云。这一张笺文,映入睿目,不由得心下一惊,默忖多时,才把原笺递示百官,又说出几句谦逊的话头。纪瞻等顿时大哗,统言周嵩无知,应从贬斥。右将军王导进言道:“诸公不必哗噪,殿下亦不必过谦。圣如孔子,犹言从众,一二人异议,何足介怀,请殿下易衣登座,君临万民,然后四海有主,方好壹意讨虏了。”睿闻导言,始决意践阼,复入内改着法服,袞冕出郊,祭告天地,还朝即皇帝位,受百官谒贺。百官依次俯伏,三呼已毕,睿命民并升御床。导固辞道:“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从仰照呢?”睿乃罢议,因即下诏道:

昔我高祖宣皇帝,诞生期运,廓开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缉熙诸夏,爰暨世祖,应天顺时,受兹

明命 ,功格天地 ,仁济宇宙。昊天不融 ,降此鞠凶。怀帝短世 ,越去王都 ,天祸荐臻 ,大行皇帝崩殂 ,社稷无奉 ,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 ,畴谄庶尹 ,至于华戎 ,致辑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 ,用弗敢违 ,遂登坛南岳 ,受终文祖。燔柴颁瑞 ,告类上帝。惟朕寡德 ,缵我弘绪 ,若涉大川 ,罔知攸济 ,惟尔股肱爪牙之佐 ,文武熊罴之臣 ,用能弼宁晋室 ,辅予一人。思与万国 ,共同休庆。钦哉惟命 !

看官记着 ! 睿是江东开国的第一个主子 ,历史上称为东晋 ,又因他后来庙号 ,叫作元皇帝 ,所以沿称元帝。先是江左有童谣云 : “五马浮渡江 ,一马化为龙。”时人都莫名其妙。至永嘉年间 ,睿与西阳王 粲 ,汝南王 祐 ,南顿王 宗 ,彭城王 释 ,相继渡江 ,睿独得为帝 ,童谣始验。但穷究底细 ,实是牛代马后 ,小子于前文中 ,已经叙过 ,想看官应早接洽呢。话休絮烦。

且说元帝睿既已即位 ,颁诏大赦 ,复改建武二年为太兴元年 ,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绍幼年聪颖 ,素得父宠 ,数岁时 ,坐置膝下 ,适长安使至 ,元帝问绍道 : “汝谓日与长安 ,孰近孰远 ?”绍答道 : “长安近 ,不闻人从日边来。”次日 ,元帝款待来使 ,并宴及群僚 ,又召绍出问道 : “究竟长安近呢 ,还是日近呢 ?”绍却答言日近。元帝失色道 : “汝曾言长安近 ,为何今日异词 ?”绍又答道 : “举目见日 ,不见长安 ,所以说是日近。”元帝益觉惊异 ,群僚当然推为奇童。及长 ,颇知仁孝 ,喜属文辞 ,又善武艺 ,好贤礼士 ,虚心纳谏 ,与庾亮温峤等 ,为布衣交。亮风格峻整 ,善谈老庄 ,元帝称亮有清才 ,因纳亮妹为绍妇 ,绍为太子 ,庾氏当然为太子妃 ,亮亦得侍讲东宫。元帝尝以韩非书

赐太子亮进谏道：“申韩刻薄伤化，不足取法。”太子绍深纳亮言，故不尚烦苛，专主宽简，中外目为贤储君。

绍弟琅琊王裒，曾奉父命，带领锐卒三万，往助豫州刺史祖逖，北讨石勒。逖自击楫渡江，进至谯城，流人张平樊雅，曾聚众谯郡，自称坞主。逖使参军殷乂，往招平雅，乂意甚轻平，谓平屋只可作厩，又见大镬，谓可置铁器。平夸言是帝王镬，待天下清平，大有用处。乂冷笑道：“头且不保，尚爱这镬么？”平勃然怒起，拔剑斩乂。逖督众固守。逖往攻不克，以重利啗平将谢浮，使杀张平。浮将平刺死，携首献逖。惟樊雅尚据住谯城，未肯降服，逖更使人说降，谯城乃下。石勒遣从子虎围谯，适南中郎将王含，使参军桓宣往援，虎乃退去，逖表宣为谯国内史。至琅琊王裒驰至，谯城已经解围，裒还建康，数月病歿。裒有弟冲，封东海王，使继故太傅越宗祀，尊越妃裴氏为太妃。冲弟晞，亦封武陵王，加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仍进王敦为江州牧，迁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尚书左仆射，其余内外文武各官，俱增位二等。惟出周嵩为新安太守，阴示薄惩。

忽由河北传到骇闻，乃是前并州都督刘琨，竟被幽州刺史段匹逋杀死。看官阅过前文，应知匹逋与琨，约为兄弟，申以婚姻，同盟讨汉，齐心事晋，为什么凶终隙末，反致害琨呢？原来元帝即位，曾命琨为太尉，仍广武侯，匹逋为渤海公。会匹逋因兄死奔丧，琨遣嫡子群送往，偏匹逋从弟末杯，私通石勒，率众袭击匹逋，匹逋走脱，刘群为末杯所执，厚礼相待，许琨为幽州刺史，诱群同攻匹逋。群不得已允了末杯，作书遗父，请为内应。偏匹逋回蓟，防备末杯，屡遣探骑侦察，凑巧末杯使人，被他拘住，搜得群书，献与匹逋。匹逋即将原书示琨，琨大

为惊异。匹逋道：“我知公无他意，所以白公。”琨答道：“与王同盟，志匡王室，仰仗威力期雪国耻。若儿书密达，乃是末桠为反间计，离我二人，我终不私爱一子，负公忘义呢。”匹逋也一笑而罢。琨本别屯故征北府小城，北次由匹逋召来，彼此证明心迹，情好如初。琨即欲还屯，匹逋弟叔军白兄道：“我等俱系胡人，向为晋所轻视，今不过畏我兵众，所以甘心俯就，若我骨肉构祸，示以间隙，适使彼得图我，倘有人奉琨发难，我族将从此无遗了。”匹逋因留琨不遣。琨庶长子遵，留居征北府小城，闻琨被拘，遂与琨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逋使人慰谕，遵等不从。经匹逋发兵围攻，相持兼旬，小城中粮尽食空，守将龙季猛，暗降匹逋，斩桥绥，执刘遵，开城纳匹逋兵。琨迭闻变故，自知难免，索性将生死置诸度外，毫不慌忙，惟尚有一腔忠愤，无处可挥，特吟五言诗一首，寄赠别驾卢谡，诗云：

幄中有悬壁，本自荆山球。维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能通二霸主，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数秋。狭路倾华盖，駉駉摧双鞬。何意百炼刚，化作绕指柔？

诗中寓意，无非借鸿门白登故事，激励卢谡。谡无甚奇略，但用常词酬和，且谓琨措词未合，不应作帝王思想。琨见

他不知己意 ,付诸一叹罢了。已而代郡太守辟闾嵩 ,与雁门太守王据 ,后将军韩据同谋 ,欲袭匹逵 ,救出刘琨。不料韩据女为匹逵儿妾 ,得知三人密计 ,竟告匹逵。匹逵即诱执王据辟闾嵩 ,并皆杀死。会江州牧王敦 ,寄书匹逵 ,嗾使杀琨。匹逵亦虑众为变 ,托称建康有诏 ,处琨死刑。琨闻敦使到来 ,顾语子侄道 :“处仲使来 ,不闻见告 ,这明明是诱杀我呢。死生有命 ,但恨仇耻未雪 ,愧与君亲相见地下呢。”因呜咽流涕。俄顷 ,即有吏趋入 ,伪传诏命 ,逼琨自缢。琨子侄四人 ,亦俱被害。卢谡等率琨遗众 ,走依未桮 ,奉琨子群为主 ,暂依未桮部下。未桮匹逵 ,益寻仇不已 ,晋人尤不服匹逵 ,相率离散 ,匹逵亦转盛为衰。

元帝闻匹逵杀琨 ,尚畏匹逵势焰 ,不敢指斥 ,且未尝为琨举哀。琨右司马温峤 ,表称琨尽忠帝室 ,应加褒恤。元帝不报 ,但除琨为散骑侍郎。峤既悲琨死 ,又闻母亡 ,因固辞职位 ,苦请北归。有诏不许 ,且责峤道 :“今寇逆未梟 ,诸军奉迎梓宫 ,尚不得进 ,峤怎得专顾私难 ,任官不拜呢?”峤不得已受命。

会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寔 ,遣牙门将蔡忠 ,通问建康 ,书中尚用建兴年号 ,不称太兴。当时东西悬隔 ,元帝即位的诏书 ,尚未颁到 ,所以犹仍旧号 ,且遣忠东行 ,亦非无因。南阳王都尉陈安 ,举兵叛保 ,入逼上邽。保向凉州告急 ,寔发步骑二万人往援 ,安始退去。凉州兵还镇 ,谓保欲自称尊号 ,破羌都尉张洸 ,因向寔献议道 :“南阳王不思国耻 ,遽欲称尊 ,将来必不能成功。晋王近亲 ,且有名德 ,公当为天下首倡 ,奉戴江东。”寔依洸言 ,乃使忠诣建康。及忠自建康西归 ,寔亦已知元帝即位 ,并由忠代赍诏书 ,虽语多慰勉 ,寔含有专制的意义。寔也

未免怀嫌 ,阳若奉晋 ,阴实离晋 ,嗣是凉州亦别为一国了。

当时尚有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 ,为后汉时西羌校尉迁那子 ,怀帝末年 ,因见中国大乱 ,得由赤亭东徙榆眉 ,华夷人民 ,襁负相随 ,共有数万。弋仲遂自称扶风公。略阳氏酋杨茂搜 ,有子难敌 ,袭踞梁州 ,刺史张光愤死 ,光子迈战歿 ,嗣由州人张咸 ,纠众逐去难敌 ,举州附成。成主李雄 ,得管领梁益二州 ,难敌回至略阳 ,适茂搜病死 ,便嗣立为氏王 ,这也是一路杂胡。代王普根 ,戡定国难 ,不久即死 ,国人立猗卢从子郁律为主。郁律好武 ,击走铁弗部酋刘虎 ,收降虎众 ,又西取乌孙故地 ,东并勿吉诸部 ,士马精强 ,复得雄长北方。还有慕容庶兄吐谷浑 ,与廆分部自治。会二部马斗 ,廆遣人诩浑 ,浑即率众西徙 ,后复度陇而下 ,据洮水西 ,拓地至白兰 ,地方数千里。鲜卑谓兄为阿干 ,廆追怀兄浑 ,为作阿干歌。浑子甚多 ,相传有六十人 ,长子吐延嗣位 ,未几为羌人所杀 ,子叶延继立。叶延好学尚礼 ,谓公侯之子 ,得用王父字为氏 ,因把土谷浑三字作为国号 ,后来享国最长 ,在五胡十六国外 ,好算是一个西徼的雄封哩。

独汉主聪 ,骄淫荒虐 ,不修政事 ,朝廷内外 ,无复纲纪 ,佞人日进 ,货赂公行 ,后宫赏赐 ,动至千万。聪次子大将军敷 ,屡次泣谏 ,聪大怒道 :“尔欲乃公速死么 ?朝朝暮暮 ,生来哭人。”敷积忧病死。河东大蝗 ,犬豕相交 ,东宫四门 ,无故自坏 ,内史女人 ,化为丈夫 ,灾异不绝 ,聪毫不戒惧。已而聪所居螽斯百则堂 ,猝遭火灾 ,焚死聪子孙二十余人 ,聪自投床下 ,哀塞气绝 ,良久乃苏。但事过又忘 ,淫昏如故。中常侍王沉 ,有一养女 ,年方十四 ,娇小玲珑 ,为聪所爱 ,拟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 ,中书监崔懿之 ,中书令曹恂等 ,上书谏阻 ,略云 :

臣闻皇者之立后也，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亡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世德名宗，幽娴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兴，关雎之化洽，则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沦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沉之女弟，刑余小丑，犹不可侍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耶？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椁玉篔，而对腐木朽榼哉？臣恐无福于国家，反有害于宫寝也。明知冒渎，不敢不陈，谨昧死上闻！

聪览毕大怒，即令中常侍宣怀，传语太子粲道：“鉴等小子，慢侮国家，狂言嫚语，无复君臣上下礼节，速即加刑。”粲一奉命，便飭兵吏收捕鉴等，牵往市曹。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至殿门，意欲入谏，王沉密嘱司閤，不许入内。沉却自赴市曹监刑，用杖叩鉴等道：“庸奴！庸奴！尚能逞刁么？乃公养女为后，干汝甚事？”鉴瞋目叱沉道：“竖子！使皇汉灭亡，即由汝等鼠辈，与靳准一人。我死后，当诣先帝前诉汝，活捉汝等至地下。”懿之亦厉声道：“靳准枭声獍形，必为国患，汝等为国蠹贼，党同枭獍，今日食人，他日人亦食汝，看汝能活到几时？”沉且怒且惭，立使刑吏如刃，刀光起处，首皆落地，时人都为呼冤。

中常侍宣怀，也觅得一个丽姝，作为养女，献入汉宫。聪多多益善，一视同仁，复立她为中皇后。这八九个年少娇娃，

轮流供御 ,再加后庭粉黛 ,不下千百 ,任令聪随意选召 ,日夕淫奸 ,就使铜头铁骨 ,也为所熔 ,何况是血肉身躯呢 ? 聪渐觉不支 ,奄卧光极殿寝室中 ,常闻鬼哭 ,更迁至建始殿中 ,鬼哭如故。聪少子东平王约 ,已经夭逝 ,一日 ,聪适昼寝 ,并未睡熟 ,蓦见帐外有一人影 ,举目审视 ,不是别人 ,正是东平王约 ,禁不住大声呼异 ,声浪一传 ,那人影复杳然不见。聪越加惊疑 ,便召太子粲入室 ,握手叮咛道 : “我寝疾缠绵 ,见闻多怪 ,今又见约来此 ,想是我命该终 ,此儿特来迎我呢。人死果有神灵 ,我亦何必怕死。但现今世难未平 ,汝不必拘守諠曩古制 ,朝死夕殓 ,旬日出葬便了。”粲含糊答应。聪又命粲颁发诏令 ,征刘曜为丞相 ,石勒为大将军 ,并录尚书事 ,夹辅朝政 ,二人皆奉表固辞。粲复入白 ,聪乃改令刘景为太宰 ,刘骥为大司马 ,刘珩为太师 ,朱纪为太傅 ,呼延晏为太保 ,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 ,仪同三司 ,靳准为大司空 ,领司隶校尉 ,皆迭决尚书奏事。过了数日 ,聪病加剧 ,满身呼痛 ,等到气竭声嘶 ,两目一翻 ,呜呼死了。共计在位九年 ,太子粲嗣为汉主 ,依聪遗命 ,旬日即葬 ,追谥聪为昭武皇帝 ,庙号烈宗。小子有诗叹道 :

九载淫荒恶贯盈 ,到头一死国随倾。
及身幸免儿孙受 ,莫向苍天怨不平。

粲既嗣位 ,恣行无道 ,比乃父还要荒淫 ,欲知详情 ,试看下回续叙。

纪瞻周嵩 ,一劝晋王睿称尊 ,一阻晋王睿即位 ,
劝睿者以继续为正 ,阻睿者以雪耻为先 ,固皆持之有

故 ,言之成理者也。但观睿之无志北征 ,则知纪瞻之请 ,实自揣摩迎合而来 ,不若周嵩之义正词严 ,较为直谅耳。睿一即位 ,使王导并坐御床 ,夫自古无君臣共坐之理 ,睿喜极忘怀 ,故有此语 ,然则睿之情亦大可见矣。若汉主刘聪 ,荒淫不道 ,天变人异 ,不足以儆其心 ,甚至刑余养女 ,俱册为后 ,古人谓并后匹嫡 ,足为乱本 ,如聪之所为 ,正不特并后匹嫡已也。乃在位九年 ,竟获考终 ,阅者几疑恶报之未彰 ,不知报愈迟者祸愈烈 ,试观下回靳准之乱 ,掘墓毁庙 ,尽屠刘氏 ,乃知聪之恶为最甚 ,而报之惨亦蔑以加矣。

第三十二回 摇摇 诛逆登基羊后专宠 乘衅独立石勒称王

摇摇却说刘粲为刘聪长子，少时却也聪雋，具文武才。自得为宰相后，威福自专，远忠贤，近奸佞，任情严刻，拒谏饰非，好兴宫室，罗列妾媵，相国府仿佛紫宫。及继承大位，毫无戚容。聪后靳月华，得尊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这四后俱在妙年，未满二十，面庞儿均皆齐整，模样儿又皆轻狂，此次刘聪已死，眼见得四位嫠妇，不耐守孀，好在嗣主粲能体心贴意，善代父劳，一身周旋四后，夜以继日，挨次蒸淫，妇人家水性杨花，乐得屈尊就卑，共图欢乐。但粲已有妻孥，未免多嘴，粲乃立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年汉昌。

司空靳准，阴蓄异志，潜入白粲道：“臣闻诸公欲行伊霍故事，将先杀太保，次杀臣身，另推大司马统摄万几。陛下若不先图，臣恐祸机不远，便在旦夕间了。”粲矍然道：“恐无此事，休得相疑！”准快快退出，恐粲转告诸刘，反致杀身，乃急商诸太后皇后，教她们乘间进谗。二后俱系靳家儿女，当然唯命是从，趁着粲入宫行乐，便说诸刘如何设谋，如何废主，虽是无端捏造，一经莺簧百啮，竟觉得语语似真。靳月华尤善逞刁，对着粲前，呜咽与语道：“宗臣等密谋废立，无非为嗣君蒸淫而起，嗣君欲脱免此祸，幸勿再至妾宫，妾愿与陛下生别，冀得少安。”看官试想！粲与靳月华，已似胶漆相投，融成一片，哪里还分拆得开？经此一激，遂不管它是真是假，是好是歹，便毅然下令，收逮太宰上洛王刘景，太师昌国公刘并，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大司徒齐王刘劭等，一古脑儿斩首。骥弟车骑大

将军吴王刘逞 ,亦连坐被诛 ,惟太傅朱纪 ,太保呼延晏 ,太尉兼尚书令范隆 ,出奔长安。

絜又大阅上林 ,谋讨石勒 ,命丞相刘曜为相国 ,都督中外诸军事 ,留镇长安。授靳准为大将军 ,录尚书事。准暗嘱内侍 ,令劝絜晏处后宫 ,凡军国重事 ,尽付大将军裁决。絜正流连四美 ,倚翠偎红 ,巴不得有此良臣 ,代主国事 ,好使他安心纵乐。哪知准怀着鬼胎 ,潜谋不轨 ,乃大权到手 ,遂矫托絜旨 ,用从弟靳明为车骑将军 ,靳康为卫将军 ,所有宫廷宿卫 ,概归兄弟三人节制 ,于是决计作乱 ,戒兵待发。金紫光禄大夫王延 ,老成硕德 ,向负时望 ,准欲引为臂助 ,遣人与谋。延怎肯从乱 ,且拟入宫告絜 ,途次为靳康所劫 ,送至准处。准把延拘住 ,当即勒兵入宫。宫中无人阻拦 ,一任准等闯进 ,直登光极殿 ,使人执絜。絜尚在太后宫中 ,与靳月华饮酒调情 ,突见甲士驰入 ,还道是同宗发难 ,走匿床下。甲士呼道 :“司空有令 ,请主上升殿 !”絜听了司空两字 ,不待收捕 ,便放胆出来 ,随甲士趋入殿中。哪知靳准竟高升御座 ,瞋目叱絜 ,说他种种淫虐 ,罪在不赦 ,絜才觉着忙 ,双膝跪下 ,叩头乞哀。准置诸不睬 ,竟喝令左右 ,将絜刺死 ,一面拘拿刘氏眷属 ,无论男女 ,不问少长 ,皆屠戮东市 ,只留着靳太后靳皇后二人。发掘刘渊刘聪陵墓 ,枭聪死尸 ,焚毁刘氏宗庙。嗣是彻夜鬼哭 ,声闻百里。惟征北将军刘雅 ,得出奔西平。

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 ,称制置百官 ,召语汉臣胡嵩道 :“从古无胡人为天子 ,今将传国玺付汝 ,汝可送还晋家。”嵩不敢受。准又怒起 ,立命杀嵩 ,另派人通使司州。司州尚有晋属地 ,由河内太守李矩 ,迁为刺史 ,闻汉使到来 ,不知何因。至相见时 ,来使语矩道 :“刘渊屠各 ,因大晋内乱 ,乘隙称兵 ,矫称

天命,至使二帝幽没北廷,现由靳大将军汉天王,为晋复仇,屠灭刘氏,谨率众扶侍梓宫,请代表上闻!”矩乃飞奏元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胤尚未至平阳,那刘曜石勒等,已合兵攻准,眼见是战云扰扰,不便进行。准潜居宫禁,超擢私党,诛锄异己,仍将王延释出,令为左光禄大夫。延怒骂道:“屠各逆奴,我岂肯为逆臣?快快杀我!且剜我左目置西阳门,右目置建春门,好看相国大将军入都,同诛逆贼哩。”准当然大愤,把延杀死。

相国刘曜,自长安发兵讨逆,大将军石勒,亦率精锐五万人,先驱讨准,据住襄陵北原。准屡拨兵挑战,勒坚壁不动,通书刘曜,愿会师同进。曜行抵赤壁,正与呼延晏朱纪范隆相遇,报明平阳惨状,且言曜母及兄,亦俱遭害。曜不禁大恸,誓报亲仇。呼延晏等遂请曜即尊,谓:“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应先加尊号,维系众望。”曜即依议,就在赤壁设坛,行即位礼,大赦境内,惟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使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太尉范隆以下,各仍原职。遣使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赵公。勒进攻平阳,收降羌羯人民七万余名,均徙往所部郡县。刘曜亦檄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进屯汾阴,作为声援。

靳准闻两路进兵,恐不能敌,乃使侍中卜泰,持了乘舆服御,送往勒营,情愿修和。勒将泰囚送曜营,曜释了泰缚,婉颜与语道:“先帝末年,实乱大伦,司空仿行伊霍故例,使朕得登大位,不特无罪,并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驾,当以政事相委,宁止免死?卿可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乃别去,返报靳准。准已害曜母及兄,恐曜未必相容,因沉吟不决。会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与将军马忠等,刺杀靳准,推靳明为盟主,

再使卜泰赉奉传国六玺，献与刘曜。曜欣然语泰道：“使朕得此神玺，建帝王大业，实赖卿力。”因厚待卜泰，嘱令返报，许他归降。

石勒闻卜泰持玺降曜，未尝报勒，遂不禁怒起，增兵攻明。明出战屡败，婴城固守，且遣人向曜求救。曜使刘雅等纳降，靳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人，奔归曜营，不料曜变了面目，俟明入见时，一声呼喝，便把他两手绑住，推出枭斩，且将靳氏全家诛戮，就是靳太后靳皇后等，亦悉数祭刀。惟靳康女，饶有姿容，为曜所羡，拟纳为皇后。女慨然道：“陛下既诛父母兄弟，还要留妾何用？况妾家犯了逆案，致受诛夷，古人惩逆锄恶，尚当污宫伐树，难道可容留子女么？”说至此，泪容满面，越觉令人生怜。曜怎忍下手，还与她譬喻百端。康女总咬定一个“死”字，始终不肯从曜。曜乃纵令自去，且免康一子，使奉靳氏宗祀。

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粟邑，谥为宣明皇太后，追尊三代为皇帝，徙都长安，前筑光世殿，后筑紫光殿。立羊氏为皇后，羊氏就是晋惠帝继室，从前五废五复，九死一生，不料尚有这一段外缘，要去做那外国皇帝的正宫。曜尝私问羊氏道：“我比司马家儿优劣何如？”羊氏嫣然一笑，复柔声作昵语道：“陛下乃开国圣主，怎得与亡国庸夫，互相比论？彼贵为帝王，只有一妻一子及本身三人，尚不能保护，使妻子受辱庶人手中，妾当时已愤不欲生，何意复有今日？妾生长高门，误配庸奴，尝怪世间男子，为什么无丈夫气？及得侍陛下，趋奉巾栉，乃知天下自有丈夫，正不能一概并论呢。”曜闻言大悦，宠爱有加。羊氏也格外逢迎，床第承欢，情好百倍。接连生下三子，长名熙，次名袭，幼名阐，并得曜宠。曜前妻卜氏，已有子